

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马相武李平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10)
第三章.....	(15)
第四章.....	(24)
第五章.....	(32)
第六章.....	(45)
第七章.....	(59)
第八章.....	(65)
第九章.....	(81)
第十章.....	(86)
第十一章.....	(97)
第十二章.....	(123)
第十三章.....	(132)
第十四章.....	(141)
第十五章.....	(157)
第十六章.....	(165)
第十七章.....	(170)
第十八章.....	(180)
第十九章.....	(188)

第二十章..... (193)

第二十一章..... (205)

第二十二章..... (212)

第二十三章..... (216)

第二十四章..... (225)

第二十五章..... (230)

第二十六章..... (234)

第二十七章..... (238)

第一章

阿里阿德理·奥列弗夫人在朋友朱迪思·巴特勒家作客。一天德雷克夫人家准备给村里的孩子们开个晚会，奥列弗夫人便跟朋友一道前去帮忙。

德雷克夫人家热闹非凡。女人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进进出出地搬着椅子、小桌子、花瓶什么的，还搬来许多老南瓜，有条不紊地放在选定的位置上。

今天要举行的是万圣节前夜晚会，邀请了一群十至十七岁的孩子作客。

奥列弗夫人避开人群，背靠着一处空墙壁，她捧起一只大南瓜左瞧瞧右瞧瞧——“我上一回见到南瓜，”她说，一边用手拢了拢散落在前额的白发，“还是在美国。那是去年的事啦，有上千个，满屋子都是。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南瓜。说真的，”她若有所思地又加上两句，“我从来分不清南瓜和葫

芦，这是南瓜还是葫芦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”巴特勒夫人说道，她不小心踩了朋友一脚。

奥列弗夫人的身体更贴近墙了。

“都怪我，”她说，“我站在这里老挡路。当时的确十分壮观，那么多南瓜，也许是葫芦，管它是什么呢。商店里琳琅满目，各家各户也多的是，有的里面点着蜡烛，有的在外面系上夜明灯。真是有意思极了。但那不是万圣节，而是感恩节。现在我总是把南瓜跟万圣节联系在一起，是在十月底。感恩节晚一点，是吧？是不是在十一月，大约是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？怎么说呢，这里的万圣节前夜就是十月三十一日，是吗？先是万圣节前夜，接下来呢？是万灵节？要是在巴黎，这一天你得去公墓给坟墓献花。倒也不叫人伤感。我是说，孩子们也都去，玩得可开心了。你先去花市买许许多多美丽的鲜花。哪里的鲜花都比不上巴黎花市上的好看。”

忙碌的女人们不时撞到奥列弗夫人身上，但并没有留神听她在说什么。她们太忙了。

她们中大部分是母亲，也有一两个能干的老姑娘；一些孩子们也帮忙。十六七岁的男孩们有的爬上梯子，有的站在椅子上装饰房间，把南瓜呀、葫芦呀以及色彩鲜艳的气球放在合适的高度上；女孩们年龄在十一至十五岁不等，她们三五成群，四处走动，不停地格格直笑。

“万灵节参观公墓之后，”奥列弗夫人继续说道，肥胖的身子靠在椅子的扶手上，“就过万圣节。我想应该不错吧？”

没有人回答她的提问。举办晚会的德雷克夫人是个半

老徐娘，她大声说道：

“ 尽管这是个万圣节前夜晚会，我却不想用这个名字。我想称之为预试晚会。孩子们一般都在这个年龄段，大多数人都要离开榆树小学去别处上中学了。 ”

“ 这么说不太准确吧，罗伊纳？ ” 惠特克小姐说道，一边不满地用手扶了扶夹鼻眼镜。

惠特克小姐是当地的小学教师，向来以讲求准确性著称。

“ 因为我们废除初中入学预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 ”

奥列弗夫人从靠椅上站起来，连连道歉说：“ 我没帮什么忙，还老坐在这儿胡说什么南瓜、葫芦的。 ” ——她有一点过意不去，心想，还在这儿歇脚呢，但她却没有大声说出来。

“ 那我该干点什么呢？ ” 她问道，马上又加上一句，“ 多可爱的苹果啊！ ”

有人刚端来一大钵苹果。奥列弗夫人对苹果情有独钟。

“ 多好的红苹果。 ” 她又说。

“ 其实不太好吃， ” 罗伊纳·德雷克答道，“ 看上去的确不错。是为了玩咬苹果准备的。很面，咬起来不费劲。把苹果搬到书房去好吗，比阿特丽斯？咬苹果老是弄得到处都是水。不过书房的地毯旧，湿了没关系。哦！谢谢你，乔伊斯。 ”

十三岁的乔伊斯长得结结实实，她端起那钵苹果，有两个滚落下来，像是中了女巫的魔法似的，恰巧停在奥列弗夫人的双脚旁边。

“ 您喜欢吃苹果，是吗？ ” 乔伊斯问道，“ 我从哪儿看到的，也许是电视上。您就是写谋杀故事的奥列弗夫人吧？ ”

“是的。”奥列弗夫人答道。

“我们应该让您玩点有关谋杀的游戏。要不晚会上来个谋杀案，让人们判断谁是凶手。”

“不啦，多谢，”奥列弗夫人说，“永远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。”

“永远不要再发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哦，我玩过一次，可是不太成功。”奥列弗夫人说。

“但您写了许多书，”乔伊斯说，“您肯定赚了不少钱吧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”奥列弗夫人答道，她的思绪飞向了英兰德大街。

“您有一个侦探是芬兰人。”

奥列弗夫人承认了。一个恐怕还不到参加入学预试年龄的愣头愣脑的小男孩追问道：“为什么是芬兰人呢？”

“我也常常感到奇怪。”奥列弗夫人毫不掩饰地说。

风琴师的妻子哈格里夫斯夫人气喘吁吁地走进来，扛着一个绿色的大塑料桶。

“这是干什么用的，”她说，“咬苹果？我想肯定挺好玩的。”

药剂师李小姐说：“铁皮桶更好一些，不容易打翻。这放哪儿，德雷克夫人？”

“我觉得最好搁在书房。那里的地毯旧，肯定会溅不少水吧。”

“对。我们就拿过去吧。罗伊纳，这里还有一筐苹果。”

“我来帮忙。”奥列弗夫人说道。

她拾起脚边的两只苹果。不知不觉地她已经用牙啃了起来。德雷克夫人从她手里狠狠地取走另一只苹果放回篮中。人们大声地谈起来。

“对呀，可我们上哪儿玩火中取栗？”

“应该在书房，那里光线最暗。”

“不，应该在餐厅。”

“那我们得先铺点东西在桌子上。”

“可以先铺绿毛毯再铺塑料布。”

“那照镜子呢？我们真的能在里面看见未来的丈夫吗？”

奥列弗夫人一边轻轻咬着苹果，一边偷偷地脱了鞋坐到靠椅上，她审视着满屋忙碌的人们。身为作家，她不免冒出一个念头：“要是现在以在场的人为主人公写本书，我该怎么下笔呢？应该说，他们大抵都十分善良，但是真是假，谁知道呢？”

她对这群人并非了如指掌，她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他们都住在木蕾村，有些人她有点模糊印象，因为朱迪斯跟她提到过。约翰逊小姐——好像跟教堂有什么联系，不是牧师的妹妹。对，是风琴师的妹妹。没错。罗伊纳·德雷克像是在伍德利新村管事。那个女人搬了只桶进来，喘着气。那桶真叫人讨厌。奥列弗夫人对塑料制成的东西没有任何好感。屋里还有不少孩子，年龄不等，一些算得上是少男少女啦。

此时奥列弗夫人只知道几个名字，对人都不太熟悉。她知道有叫南的、有比阿特丽斯、卡西，还有一个叫戴安娜，一个叫乔伊斯。乔伊斯就是那个爱炫耀、好问问题的姑娘。我

不太喜欢乔伊斯，奥列弗夫人心想。有个女孩叫安，个子高高的，有点傲气。两个男孩子似乎是刚刚试着剪了不同的发型，效果很不理想。

一个瘦小的男孩走过来，显得很腼腆。

“妈咪让我把这些镜子拿来看合不合适。”他似乎连气都不敢喘。

德雷克夫人从他手中接过镜子。

“非常感谢你，埃迪。”她说。

“这都是些普通的镜子，”名叫安的女孩问，“我们真的能在里面看见未来的丈夫的脸吗？”

“有的能看见，有的人可能看不见。”巴特勒夫人答道。

“您以前参加晚会时看见过您丈夫的脸吗——我指的是这种晚会？”

“她当然没有看见过。”乔伊斯答道。

“她也许看见了，”傲慢的比阿特丽斯说，“人们称之为第六感官。”她说出这个时髦的新名词不禁洋洋得意。

“我读过您的一本书，”安对奥列弗夫人说，“《垂死的金鱼》。挺不错的。”她友好地称赞道。

“我不喜欢那一本，”乔伊斯说，“血淋淋的场面太少。我喜欢血淋淋的谋杀案。”

“有些叫人难受，”奥列弗夫人说，“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但是有刺激。”乔伊斯说。

“也不见得。”奥列弗夫人答道。

“我看见过一次谋杀。”乔伊斯说。

“别傻啦，乔伊斯。”小学教师惠特克说。

“真的。”乔伊斯说。

“真的？”卡西瞪大眼睛盯着乔伊斯问，“你真的亲眼见过一次谋杀？”

“她当然没看见，”德雷克夫人答道，“别说傻话，乔伊斯。”

“我真的见过，”乔伊斯坚持说，“真见过。真的，真的。”
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坐在梯子上，他饶有兴致地向下看着。

“什么样的谋杀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信。”比阿特丽斯说。

“当然没那事，”卡西的妈妈说，“是她编的。”

“我没有编。我是看见了。”

“那你当时干吗不叫警察？”卡西问。

“因为我看见的时候并不知道是谋杀。我是说，过了好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是谋杀。还是两三个月以前谁说了句什么话才让我想起来：我见到的的确是一场谋杀案。”

“看吧，”安说，“她全是编的。胡说八道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比阿特丽斯问。

“好多年前了，”乔伊斯说，“当时我还很小。”她又加上一句。

“谁谋害了谁呢？”比阿特丽斯问。

“你们我谁也不告诉，”乔伊斯说，“你们太无礼了。”

李小姐搬来了一只铁桶。话题马上就转到了是铁桶还是塑料桶更适合于玩咬苹果的游戏。大多数来帮忙的人都去书房现场评估。孩子们急于表现自己的能耐，头发弄湿

了，水溅得四处都是，忙叫人弄了毛巾来擦拭。最后大家决定还是铁桶好，塑料桶好看，可是动不动就容易弄翻。

奥列弗夫人端了一大碗苹果走进来，她本是预备着明天吃的。她把苹果搁在桌子上，顺手拿了一个吃起来。

“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说您喜欢吃苹果。”叫安（或者苏姗）的女孩子说，其实她心里拿不准。

“我老犯这毛病。”奥列弗夫人回答说。

“要是爱吃甜瓜就更有意思了，”一个男孩反驳说，“那么多的汁。想想看还不弄得一团糟？”他边说边幸灾乐祸地往地毯上看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那么贪馋，奥列弗夫人十分难堪。她出去找某个地方，应该不难找的。她爬到楼梯的拐弯处，正巧碰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拥抱着靠在一扇门上。奥列弗夫人断定这就是她正急于要去的地方。没错。这对小情人根本就没注意看她。他们叹息着，偎依着。奥列弗夫人心想，他们到底多大呢。男孩子约摸15岁，女孩子12岁多点吧，虽然看胸脯发育得似乎挺成熟。

苹果林宅房子很大。她心想，有几个角落还不错。人们多么自私啊，奥列弗夫人想。“不为别人考虑”这句老话在她的脑海里响了起来。先是一位保姆，接下来是奶妈、家庭教师、她的祖母、两位姑奶、她母亲还有别人都说过这句话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奥列弗夫人的声音又宏亮又清晰。

男孩跟女孩拥抱得更紧了，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奥列弗夫人又说了一遍，“能让我过去吗？我想进去。”

这对小情人极不情愿地分开了。他们瞪着她。奥列弗夫人走进去，砰地关上门，上了栓。

门不很严。外面的谈话隐约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。

“这还像话吗？”一个男高音响起来，似乎有点变声，“明知道我们不愿受打扰。”

“人们太自私啦，”女孩子尖声说道，“永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。”

“不为别人考虑。”男孩子说。

第二章

为孩子们准备晚会比招待成年人费事得多。一般来说，准备些好酒好菜，另外来点柠檬汁什么的，开个晚会就足够了。也许花钱多，但省事得多。阿里阿德理·奥列弗和她的朋友朱迪思·巴特勒的看法完全一致。

“那为青少年办的晚会呢？”朱迪思问。

“我不太清楚。”奥列弗夫人说。

“怎么说呢，”朱迪思说，“很可能一点也不麻烦。我是指，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大人管。还说他们要全部自己动手。”

“他们行吗？”

“他们觉得行，”朱迪思说，“可他们往往忘买东西了，又买来许多谁也不想吃的东西。把我们撵出去，又抱怨说某些东西我们应该准备好，让他们能找得到。他们摔了不少玻璃杯什么的，总有大家都不喜欢的人不请自到，还有人带来谁

都不喜欢的朋友。这种事你清楚。还弄来些怪药——他们管它叫什么来着？——叫花盆还是紫大麻还是叫迷幻药来着。这几个名词我以前总也没弄清楚。”

“肯定很贵吧？”阿里阿德理·奥列弗问。

“难喝死了，大麻有股怪味。”

“听起来叫人没心情。”奥列弗夫人说。

“不过，这次晚会肯定不错。相信罗伊纳·德雷克好了。她很善于组织。等着瞧吧。”

“我甚至觉得连去都不想去参加晚会了。”奥列弗夫人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上楼躺一个小时吧。等着瞧，你去那儿就会喜欢的。米兰达要是不发烧就好了——去不成她太失望了，可怜的孩子。”

晚会七点钟开始。阿里阿德理·奥列弗不得不承认她的朋友是对的。客人到得十分准时。进展得相当顺利。晚会设计、组织得很好，进行得井井有条。楼梯上点缀着红灯、蓝灯，到处都是黄色的南瓜灯。参加晚会的男孩女孩们都手执装饰过的笤帚来比赛。寒暄之后，罗伊纳·德雷克夫人宣布了晚会的程序：“首先开始笤帚比赛，决出一二三等奖。然后切粉糕，在小温室中进行。然后咬苹果——那边墙上有名单，写好了谁和谁配对——接下来舞会开始。灯一灭就交换舞伴。之后女孩子们去小书房取镜子。再接下来吃晚餐。玩火中取栗，最后颁奖。”

跟所有的晚会一样，刚开始都有些尴尬。笤帚——都亮出来了，都很小而且装饰得都不尽人意。“这样评奖起来容

易些，”德雷克夫人站在一边跟一个朋友说，“这个比赛很有用，要知道总有一两个孩子知道自己在别的任何一个项目中都无法获奖，这场比赛时随便就能混上个名次。”

“你真缺德，罗伊纳。”

“也不是。我只想公平合理些。关键在于谁都想赢得点什么。”

“切粉糕是怎么回事？”阿里阿德理·奥列弗问。

“哦，对了，刚才说这个游戏时您不在，啊，就是装一杯面粉，用力压紧，再倒在一个托盘里，上面放一个六便士的硬币。然后每个人都切下一片来，尽量不使硬币掉下来。要是有人碰掉硬币，他就被淘汰了。是一种淘汰赛。最后剩下的人自然就得到这六便士。来，我们走吧。”

她们就一起走出去。书房里传出一阵阵欢呼声，那是在玩咬苹果的游戏，出来的人头发湿漉漉的，浑身是水。

最受欢迎（至少是最受姑娘们欢迎的）的莫过于万圣节前夜女巫的到来。女巫由古德博迪夫人扮演，她是当地的清洁女工，不仅天生长得鹰钩鼻，鼻子和下巴差不多挨到一起，而且她善于模拟一种咕咕的声音，听起来叫人毛骨悚然，还能念不少神秘的咒语。

“好了好了，过来，比阿特丽斯，是你吗？啊，比阿特丽斯，多有趣的名字。哦，你想知道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模样。哦，亲爱的，坐在这儿。对，对，就在这盏灯下。坐在这儿，握紧这面小镜子，灯一灭你就能见到他了。扭头看他就出现。哦，抓牢你的镜子。阿——布拉——卡——嗒——布拉，做什么？这个男人要娶我。比阿特丽斯，比阿特丽斯，快来看，

你的心上人的脸。”

屋里突然闪过一道光，光线是从架在一幅屏幕后的梯子上发出的，射到某外角落，恰恰反射到激动的比阿特丽斯紧握的小镜子上。

“噢！”比阿特丽斯大叫起来，“我看见他了！我能在镜子里看见他！”

光束灭了，所有的灯亮起来，贴在卡片上的一张彩色照片从天花板上飘落下来。比阿特丽斯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“看见啦！看见啦！我看见他了，”她喊着，“啊，他长着漂亮的姜黄色的大胡子。”

她扑向离她最近的奥列弗夫人。

“快看，快看。您觉得他帅不帅？他像流行歌手埃迪·普雷斯韦特。您说是不是？”

奥列弗夫人真的觉得像晨报上的某个人的脸，因为天天都能看见，她简直都烦透了。她觉得，那种大胡子是故意留着的，想借此标榜自己是个天才。

“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？”她问。

“哦，是罗伊纳让尼克弄的。他的朋友德斯蒙德给他帮忙。他练习摄影练了许多次。他跟几个同伴一起化妆，戴上假发啦、络腮胡啦、大胡子等等的道具，然后光照在他身上，女孩子自然就乐得跳起来了。”

“我老觉得，”阿里阿德理·奥列弗夫人说，“现在的女孩子真太傻了。”

“您不觉得向来都傻吗？”罗伊纳·德雷克问。

奥列弗夫人沉思片刻。

“我觉得您说得对。”她不得不承认。

“好嘢，”德雷克夫人大声喊着——“开饭啦。”

晚饭吃得很香。有奶油冰镇蛋糕、咸味小菜、大虾、奶酪，还有果仁甜点。孩子们吃得太饱啦。

“现在，”罗伊纳宣布，“进行今晚的最后一个游戏：火中取栗。从那边穿过去，穿过贮藏室。对，好。先到的发奖。”

发完奖，传来一声哀鸣，如同预报死神来临的幽灵的号叫。孩子们穿过大厅，跑回餐厅。

食物已经撤去。桌上铺着绿色羊绒毯，摆着一大盘燃烧着的葡萄干。每个人都尖叫着，冲上去抓起闪着火光的葡萄干，喊道：“噢，烫死我了！多可爱呀！”渐渐地火光熄灭了。灯亮起来。晚会结束了。

“真是个极大的成功。”罗伊纳说。

“您费了不少心血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。”

“真棒，”朱迪思忍不住赞叹，“棒极了。”

她嚷道：“我们得打扫一下。不能全留给这些可怜的女人明天忙一早上。”